



李 松 晨

访日识趣

前 言

1984年春，在中南海里丁香、玉兰花含苞待放的时节，受组织上派遣，我与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同事谭立民同志，随北京市农牧业考察团赴日访问。

此行，从东京到札幌，从札幌到根室，从根室到北见，然后由北海道重返东京，赴本州岛的南方静冈、磐田，行程一万余里。

访问期间，我作了几大本日记，广泛地收集资料，不仅收集工作考察方面的内容，而且收集餐宴食宿、沿途见闻方面的奇趣美谈，准备回国后加以整理，编纂成册。可是回国后，由于公务在身，使事情拖延下来，迟至今日方才整理成篇，与读者见面。

是什么力量促使我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有时

深更半夜起来，把它们整理成篇章的呢？我深深体会到，是转达日本人民深情厚谊的一种强烈责任感。是这种责任感，不时敲打着我，以至不写出来就难抑内疚之心。

在万里行程的访问途中，无论是在都市乡村，宾馆货栈，还是在农牧渔场，工厂车间，所到之处，考察团无不受到日本人民的热情欢迎和款待。虽然我访日至今已快有两年，但书中所介绍的汤浅忠夫、木村顺子、吉永东和等人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他们给予我的友好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

1972年10月，周总理曾经在大会堂将两束鲜花赠送给日本著名女演员杉村春子和高峰三枝子，赞扬她们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贡献，说：“你们是有功之臣，愿你们继续努力，让中日友好之花永开不败！”我们这次访日，专门拜访了周总理接见过的多位日本朝野友好人士。这些有功之臣如书中所谈到的岗田村夫议员等，他们几十年如一日，促进中日友好，精神着实可贵。而木村顺子这样的青年，我则认为是新的功臣。他们正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加深中日人民的友谊而辛勤劳作。我有责任来介绍他们，赞扬他们。

目前，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关键时期。中日两国和两国广大人民是坚决要求长

期友好的，这是主流。但这决不是说，原来否定日中友好、妄图美化侵略战争和复活军国主义的力量与影响，在日本就不存在了。大家所知道的1982年的教科书事件和1985年的靖国神社事件，就是明显的事例。就在我们访日期间，我还亲眼看到，几十个打着小旗子的人，在东京大街上游行示威，反对中曾根访华，要求“修改亡国宪法”。其中一个白发老兵，还穿着昔日“皇军”军装，佩着东洋刀，走着操练步伐，煞有介事，丑态百出。

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主流是不可阻挡的，不过中间会有曲折，今后的发展还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正因为如此，两国人民为维护中日友好的努力，就更需要加强，不能让来之不易的友好关系遭到损害。

我在本书结尾篇的诗中这样写道：“既然是历史，那就让它去吧，但教训要牢记心头，才会使前进的步子加快。”这教训，是指的日本侵华战争；这前进的步子，是指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进程。我想，只要中日两国人民坚持不懈地努力，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夙愿就一定能实现！

作 者

1986年元月于北京

目 录



一、乍到东京捡新鲜·····	1
二、挨冻的第一夜·····	5
三、一次小车祸·····	10
四、两个台湾姑娘·····	14
五、可口的涮牛肉·····	18
六、大雪纷飞到札幌·····	22
七、“成吉思汗”烤羊肉·····	26
八、车上之星——顺子·····	29
九、又演了一场喜剧·····	33
十、汽车上的讨论·····	37
十一、他原是东京职员·····	41

十二、丰盛的鱼餐·····	45
十三、遥望北方四岛·····	49
十四、在佐滕家做客·····	53
十五、雪封双岳台·····	57
十六、并非“男女同池”·····	61
十七、奇特的电视武打·····	64
十八、与顺子告别·····	69
十九、友好的汤浅忠夫·····	73
二十、饭后在东京街上漫步·····	78
二十一、摩登小姐捡狗粪·····	82
二十二、街头手纸赠送 和流浪者·····	86
二十三、参观森永乳品厂·····	91
二十四、西武商场给予的启示·····	95
二十五、水乡园里渔家乐·····	99
二十六、乘车远眺富士山·····	103
二十七、在路边小店吃盒餐·····	107
二十八、草莓、中国蔬菜 和白兰瓜·····	111
二十九、再见吧，友好邻邦·····	115

一、乍到东京捡新鲜

宽敞的波音747大型客机，在日本海岸线上空翱翔。我趴在机窗上鸟瞰，本州岛的海岸就象刀削陡壁，拦海屹立。这里没有树木，只是一片黄褐，大概是石，是山，是土，是陵。而机舱里却是另一种色调，敦煌壁画临摹图上的飞仙，关山月的巨幅梅花，大型电视投影屏幕上的彩色图象，与机外陆上恰成鲜明对比。

难道这就是到日本了么？我托腮自问。但是，随着飞机向本州内陆深入，刚才的黄褐色很快在视线中消失了。眼下映入眼帘的是满目田园风光，河水弯弯，水波涟涟，河汉、小溪把大块田野分割成一个个小块，似图案，如画图。排列有序的村舍，就点缀在田陌之间。房顶的颜色，红黄蓝绿，瑰丽多彩。其形状又赛积木、胜模型。这便是不拘一

格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日本乡村。

飞机越过乡村、小镇，在成田国际机场降落。两小时后，我们便行驶在东京大街上了。

东京的街道与北京相比，显得有些窄，但建筑物却形式多样，有的象圆锥，有的象方柱，有的象火柴盒，有的象汽车头。三角形、菱形、船形，样式奇特，无所不有。美国驻日大使馆的宿舍楼，是多棱形的；日本最高法院（裁判厅）是“凹”字形的……

我这个人，生来好奇心盛，又是初到异国，少不了求新找鲜，寻异觅奇。第一件使我感到新鲜的事，是大街上的小汽车、大卡车、出租汽车、摩托车，一律靠左行驶，不得靠右。这与我国交通法则规定的“车辆靠右行”，恰恰相反。而各种车辆的司机驾驶座、方向盘，当然都要设在车首右边了。看到这种怪现象，我与大家议论起来。考察团团长、北京市政府顾问王宪说：“咱们国内的丰田、皇冠、尼桑等日本车，方向盘靠左，是日本汽车厂家专为咱们设计的，不然，超车就很不方便。”考察团副团长、北京市副市长黄超接着说：“也有一些方向盘靠右的车子哩！大概是来不及改装就销出去了吧。”大家一阵笑声。距市中心越近，大街上的汽车也就越多。当我们通过一座大型立体交叉桥后不久，前

边的车子堵住了，我们只好停下来等待。这时我才注意到，东京大街上车辆虽多，但行人并不很多，而且个个昂首疾步，行走如飞，比我们停停走走的汽车还快。常驻日本北京会馆的两个同志给我解释说：“你瞧东京人那种走路的样子，好象有约会，时间过了似的。其实，其它地方也是这样，这反映了日本人的生活节拍，比我们国内快。”“快？可是这汽车走走停停，可不比咱们国内快啊！”老谭说。“说起来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城市存在的一个通病。东京人的主要交通工具是小汽车，其数量与北京自行车相等，难怪东京人有句话叫‘乘车没有走路快’。不过，这是指车辆通行最高峰时讲的，又是在市中心。”那两位同志又解释道。

车子在路上停了五分钟，还不见前边挪动，大家趴在车窗上继续观察。“瞧！”我身后的小季象发现了新大陆似地喊道：“大冷天，他们却穿裙子、裤衩！”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果然有几个妇女，穿着裙子在人行道上走过，她们后边是几个中、小学生模样的男孩，背着书包，穿着裤衩。这现象是有些怪，我们刚才下飞机时，天上还飘着雪花哩！我说“难怪日本人走路比坐车快。你看他们冻得腿都红紫了，是想快点回家暖和暖和吧！”一句幽默的话，引得全车人大笑起来。

穿过几条大街，车子开进一条小巷，两边全是住家户。在一家门口，我发现悬挂着许多竹子和蕨条，便脱口说了一句：“这家还卖竹编蕨货呢！”谁知话音未落，北京会馆的同志马上纠正说：“哪里是卖竹编蕨货，这可是日本人过新年留下来的装饰哩！”接着几位常在东京的同志谈起日本人过新年的习俗：日本民族把新年看作是最大的节日，直到几年前，他们还没有单独庆祝生日的习惯，而是把元旦这天作为共同的生日。除夕夜来临，大钟要响一百零八下，响过之后，人们就睡觉了，不象我们午夜一过大放鞭炮，热闹到天亮。日本人迎新是在太阳升起的时候，整个元月都是新年节。他们象中国人贴春联一样，在门口要悬挂竹子和蕨条，因为在日本竹子是象征长寿的，蕨条是象征成功的。

听了这番介绍，我茅塞顿开，并庆幸自己意外地了解到日本民族过新年的习俗。联想到进入东京一路上的见闻，遂作顺口溜一首：乍到东京捡新鲜，初到异国感奇怪。车辆行左不行右，乘车没有走路快。下雪穿裙穿裤衩，过年竹蕨挂门外。

二、挨冻的第一夜

到东京的第一夜，是在东京最现代化的大饭店之一——新大谷饭店度过的。然而就在这里，我和老谭却闹了一个不太大的笑话，至今想起来啼笑皆非。

我们在驻日大使馆，会见了宋大使，回到新大谷饭店，已经深夜11点多钟了。这时，东京大街上仍然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在五彩缤纷的霓虹灯，放着奇光异色的巨型广告牌下，小汽车穿梭般地奔来驶去。我问翻译老林，怎么将近午夜，大街上还有这么多车。老林说：日本人在大城市里，喜欢过夜生活，各种社交活动，如拜访、谈判、饮宴等，很大一部分在这个时间里进行。反正他们不怕晚，第二天9点、10点才上班。“噢，原来如此。”我醒悟道。在国内时，我对“夜生活”这个词的认

识是贬意的，不了解它还包括这么多内容。

进了饭店，我和老谭安排在同一个房间。红色地毯，淡绿色墙壁，黑色沙发，房间布置得紧凑，且显得豪华。一进门左侧是卫生间，右侧是大壁厨，房子中间是两张沙发床，靠窗户有一架二十吋彩色电视机，一张小台桌上放着一部电话和一大束瓶装鲜花。床头有一个乳白色大电冰箱，里边有各种冷饮，可口可乐、矿泉水、甜葡萄酒、桔汁等，大瓶的、小瓶的、铁筒的、盒式的，可以说应有尽有。电冰箱旁是一个室内电器设备控制台，躺在床上可以开关电视、壁灯、床头灯……对这个电器控制设备，我和老谭很感兴趣，逐个开关，摆弄了一番。

看了一个多小时电视，快1点了，我和老谭来了睡意。这才发现床上没有被子，连毯子、单子之类也没有，只有和服。怎么个睡法呢？去问问隔壁翻译吧，又怕大家已经休息了，去打搅不好。

这时房间的温度很高，我看了一下温度计，摄氏28度。我和老谭看着和服发愣。我说，“日本人大概就是穿这玩意睡觉的，咱们只好‘入乡随俗’了。”说着我脱下衬衣、衬裤，只留下背心、裤衩，将那肥大的和服朝身上一裹，腰带一束。老谭比我穿得还快，他的腰带打得比我还好看呢！

我打量着老谭，老谭打量着我，都禁不住笑了

起来。穿和服，在我们俩人一生中都是第一次，看到别人穿也是在电影、电视上。我笑着直冲着老谭喊：“哈，你成了‘红灯记’上的鸠山队长了！”老谭说：“别叫，人家都睡觉了。”他将拖鞋一退，腿脚一伸，朝床上一躺，双手合拢放在枕下：“这不是挺舒服的吗！室内温度这么高，用不着被子的，难怪人家日本人不放被子，快睡吧。”

说着，我们两个人躺在床上，由我操作床头电键盘。我躺下连看也未看，关了电视，又去关壁灯，一个旋钮响了一下，壁灯仍然亮着，我又拧了一下这个旋钮，又一声“叭叭”，壁灯还亮着，我换了一个旋钮，只一下，壁灯熄灭了。

一天旅途的疲劳，很快使我进入了梦乡。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到了北疆冰城，又被领到一个冷冻仓库去参观，出门时被人误锁在冷藏室里了。我冻得浑身打颤，冲着铁门又撞又叫，绝望中铁门打开，一个踉跄奔了出来，又一头栽倒在地上——我摔醒了，发现自己不在床上，却滚在地下。

我急忙打开壁灯，朝老谭床上一看，老谭冻得蜷曲成一团，不知什么时候，他将衣服全裹在身上了。

灯光一亮，老谭一骨碌爬了起来，嘴里不停地

咕哝说：“这鬼地方，怎么这样捉弄人，半夜里暖气给停了！”

“还是东京第一流的设备呢！”我也气忿地说。

我们两个睡不着了，顺着墙跟查看暖气片装在什么地方。寻了一通，却未发现。我瞪大眼睛注视电键盘，又细看了昨天晚上入睡前拧过的旋钮，每个旋钮和开关都标有英文，这才发现室内是电热风供暖，我关壁灯前将它旋到了最低档。——啊哈，我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来日本的第一夜，挨冻了。

电热风旋到最大档，屋里开始温暖起来，但我睡意已无，跑到卫生间澡盆里泡起热水澡来，这样暖和得更快，不消十分钟，头上冒出汗来。

早晨，翻译老林来叫我们吃饭。我对他说，由于犯了一个错误，夜里睡觉挨冻了。老林笑道：“你们不是犯了一个错误，而是犯了两个。”说着，他将床上的沙发垫一掀，用手一拽，一条被子、一条毛毯拉了出来。原来，日本人睡觉也是要盖被子、毛毯之类的，只是在宾馆、饭店，为了使房间整齐，这些盖物不是叠起来放在床上，而是铺在沙发床垫上，上面罩上床单，再将四边掖在沙发垫下，从外表看，与沙发垫形成一体。不知情的人，真看不出床

上准备了被、毯哩！

吃一堑，长一智。在日本的以后日子里，我们再也不闹类似的笑话了。

三、一次小车祸

到了东京的第二天上午，我们就去日本国会拜访众议员岗田村夫。

代表团乘坐的是北京会馆的一个小面包车。在东京大街上行车是很慢的。从车窗里往外一看，各种式样的小轿车、面包车、摩托车、大轿车，头咬着尾，尾接着头，连成长串，一眼望不到头，象两条长龙向相反的方向蠕动着。从会馆出发，走了三十多分钟，才刚过了新大谷饭店。

眼看离会见岗田村夫议员的时间剩下不多了，然而路程走了还不到一半。司机有些急躁，在刚刚穿过了一个十字路口后，加快时速，企图超过我们前面的一辆红色皇冠车，进入快车道。眼看我们的车已经越过“皇冠”，就在这时，只听见“吱——”的一声，因为我坐在后排，感觉到车屁股擦在什么

东西上了，车速减了许多，但车子并未停下。我趴在车窗上往后一看，皇冠车里的司机一只手握住方向盘，另一只手直打手势，嘴里还喊着什么。我心里想，一定是把人家车子擦坏了。擦在什么地方，我却没有看清。

车子继续向前行驶，我不时回头趴在车窗上向后看，那辆皇冠车仍紧随在后，但司机表情早已坦然下来。我心里想，这件事大概算过去了，也不再向后探望。谁知事情并未完了。

又过了一会，车行前方出现了一条向左拐的叉道。那辆皇冠车突然跑到我们前面去了，司机将手伸出车窗一招，大概这是什么信号，我们乘坐的车子尾随着向左叉道开去，很快一个停车场映入我们的眼帘。那辆皇冠在一个交通警察跟前停了下来，我们的车子停在其后。

日本的警察穿一身黑色制服，头戴大沿帽，脚蹬着高筒皮鞋，手握警棍。这警棍让我十分惊奇，它一点不象我国警察白红相间的交通指挥棒，倒象戏剧“打焦赞”中杨排风手中的烧火棍，既不太直，又无上色，倒是手中的汗渍把它磨得有些亮光。

皇冠车上的司机向这位交警说了几句什么，交警立即吹响了哨子，马上从不同方向跑来了四个持警棍的警察，如临大敌。我想，坏了，这下可